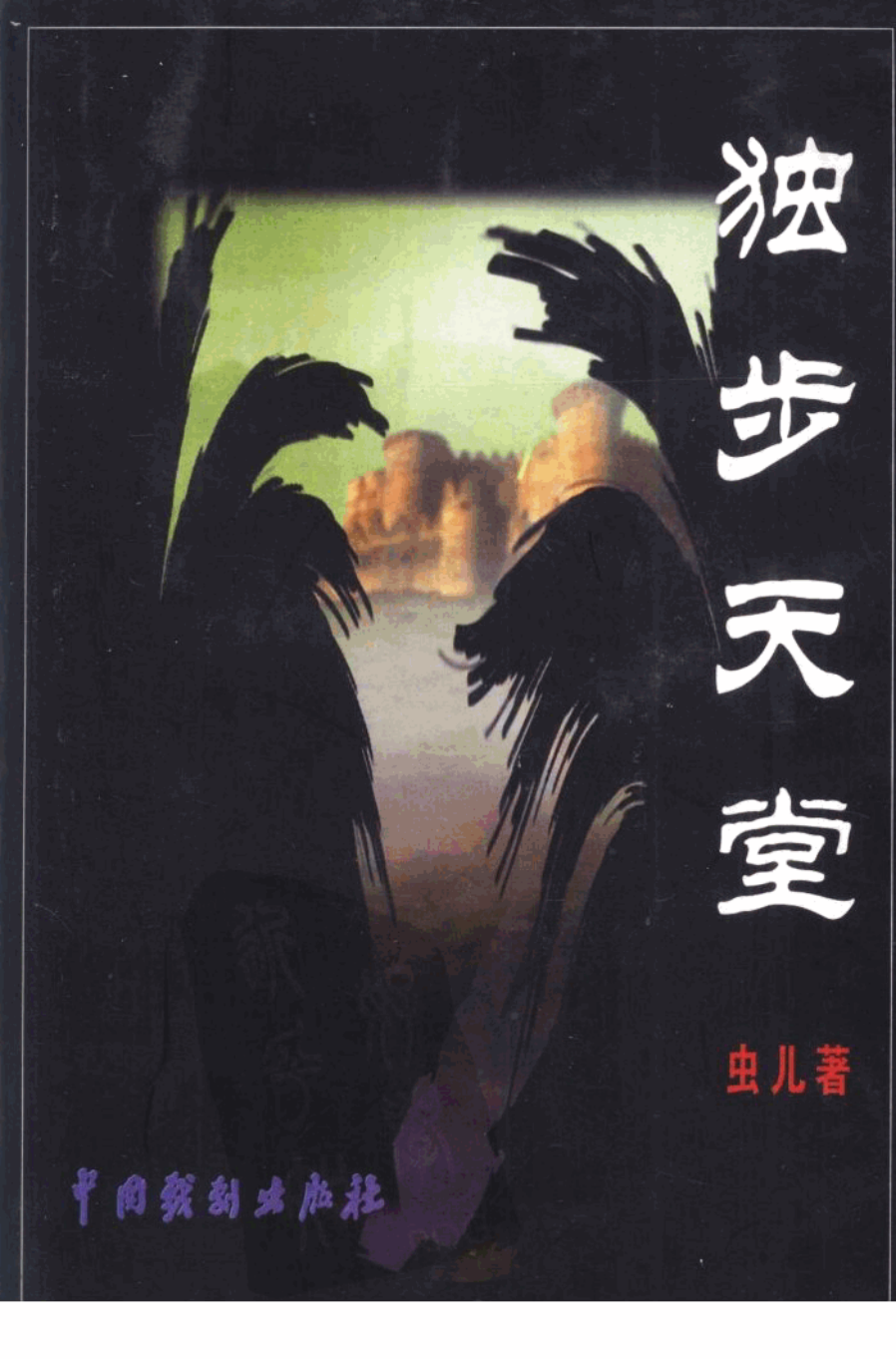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atmospheric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two figures in silhouette, seen from behind, with their arms raised towards a bright, hazy light source. In the distance, a city with a prominent tower or castle is visible through the haze. The overall mood is one of yearning or reaching for something distant.

独步天堂

虫儿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一章

这是一个只要看看男人们目不暇接的眼神,甚至是狩猎一般的目光,更有着比其他季节更贪婪的渴望,你就知道是什么季节来临了。

这个季节的男人们的目光比任何季节都显得活跃、激动,也显得比任何季节都表现得那么猥琐和不安,恨不得生出二郎神的第三只眼来。真的感谢大自然,它给了男人们一次饱尝眼福、满足永远的性饥渴的机会。不过这只是一种意识中的性触摸。

陆平也是个男人,是众多男人的同类,而不是另类。在这个夏天的季节里,走在大街上似乎也在被激活,他好像不是去上班,而是去上课。

陆平在被一双双大腿激活的大街上走着、想着。他想:在夏天的这个季节里,男人们是最具真实的时候,男人们因为在其他季节里和女人们一样,都被季节包装,也被虚伪所裹挟。

你看,那一双双数不清的,大有一种被“解放”的大腿,充满着颤动,充满着弹性,充满着诱惑,充满着放肆,充满着动荡不安,充满着美的性感当然也有着丑的性感,都在大街上走着、荡着、逛着、招摇着、展览着。想想,不知是大腿的魅力,抑或是丝袜的提升,使那一双双大腿更具有有一种神秘和夸张。

也许是新闻记者的敏感,陆平突然间涌起一阵冲动,想写

一篇关于“大腿的展览”的文章。这一双双大腿真是各具特色，又都是那么单调乏味。有的大腿丰满而不肥，长而又加上弹性，这样的大腿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让人上去触摸的感觉；有的大腿的肉过于松软和懈怠，应该提醒他们加强腿部的训练；有的大腿的肌肉过分紧张，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这也许是这样的女人腿部吸收好，夸张地说，腿上都生着嘴；有的太细，大概狼遇见都会无法下嘴，弃之而去。不过她自己倒是趾高气扬，把娇小玲珑理解成另外一番意义。

现在的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标准”的时代，什么都讲究标准。这大腿也毫无例外，而且这世界尤其对女人的东西的标准更具苛刻。

不知是传统的意义，还是商家的炒作，抑或是以男性为重心的世界所致，从而使那大腿也有了一种性的附属性？

这一切的大腿，这大腿的一切，都被那具有提升肉感的、弹性的、色彩斑斓的丝袜所海拔着、所掩盖着。真应该号召所有喜欢展露大腿的女士们，为丝袜的发明者立碑树传。反过来说也应该咒骂丝袜的发明者，因为他让一些性把自己的缺陷暴露无遗。

这世界真是越进步，女人的裙子就越短，大腿就越露，可世界为此并没有美丽，也许只有男人们开始感动。这么多美丽的腿，可是有几双腿能够真正跳灵魂、青春、生命的芭蕾呢？当然更包括去跳爱和性的芭蕾。陆平正在跟大街上的那些大腿们搏斗着思索着时，摩托罗拉生产的“掌中宝”又一次忠实地向他的主人响起来。陆平虽然不大喜欢在街上耀武扬威地使用手机，因为害怕把大哥大用成了“小哥小”。许多先进、文明的玩艺儿，一到了一些中国人的手里，就立刻变形、变味。大哥大只不过就是一部移动电话而已，可是多少人把它当成一种身份，一种显示，真是叫人恶心！有一幅漫画说，一个老

板手持大哥大进了卫生间，忽然发现没卫生纸，于是打大哥大给秘书叫送手纸来。但他手机上显示的号码是新闻部，于是，陆平中断了关于大腿的思考，也没顾什么大哥大、小哥小，便接通了电话。

“头哥哥，又一个‘泰山压顶’，你在哪儿？”不用说，这是陆平的部下：一位幽默，又不乏机智，还要加上才气和美丽的小女子乔楚。

“乔楚，又有什么爆炸新闻？”“泰山压顶”是乔楚的首创，有什么重大新闻事件，或者又什么感奋和冲动，当然也包括想让陆平请她吃饭的事，她都习惯用“泰山压顶”。陆平偶尔也有些阴暗地想：要是她想和自己做爱会不会也用“泰山压顶”。

“一会儿你再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在床上做了什么值得描述和显示的梦。头哥哥，一位‘万替公司’的张老板正在咱们这儿，非得面见你。说是十万火急，天塌地陷的大事情。你快亲自回来吧！我正在亲自等你。”

陆平关了“掌中宝”。“万替公司”的张老板？听说这是一家中介服务公司，挺有名气，不过没打过什么交道。他找我干什么？也许发现什么诸如火葬场倒卖尸体，某个个体户偷税上百万，某个下岗劳模为了生存而去盗窃等等，想提供新闻线索，从而得到奖金？这些好像不大可能。也许这位张老板说的什么“十万火急、天塌地陷”不过是广告语言，引我上钩，中午把我领到什么星级宾馆，喝、洗、玩一条龙地请我，最后为他赚钱发点什么东西。这样的事，我领教过多次。

这样想来，陆平便安下心来。这倒使他还有一段时间回味一下喜欢叫他“头哥哥”的乔楚，和她在昨天晚上一起共进晚餐的情景。

乔楚把她对陆平的独特称谓解释为：称呼什么什么主任的没有新鲜感，也不够前卫作派，“头儿”这个词挺现代的；在

“头”的后面加上“哥哥”，这是对值得尊敬、颇具人格，又有品味的男人的一种体现。不过她在庄重的场合从不对陆平用这个称谓，看得出，她很有分寸。懂得分寸的女性是修养的一种释放，这种释放能辐射男人。

昨天晚上，请乔楚吃饭是因为她自己通过一篇新闻特写的稿件被枪毙后所反馈回来的信息，使她又有了一个进步。这种进步是她自己体会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乔楚写的《来自沉陷区的报告》系列综述获了新闻大奖，而且市政府还奖励她三室楼房。

陆平和乔楚走进一家让人感觉非常情人的那种酒店，店名叫“忘情水”。现在，有专家说，汉语使用的最不规范的就是广告和歌词，实际上还应加上店名。现在的店名真是五花八门，起的店名充满着肉气、匪气、嗝气、洋气、情气。

一进大堂，扑面而来的是热情的招呼，还有两面沙发上坐着的花枝招展、美伦美奂的小姐们想掏空男人们钱财的目光。乔楚低声对陆平说：小姐们泛滥成灾，你说是你们男人的过错，还是社会的悲哀，抑或说是女人们无奈？陆平没有正面回答乔楚的提问。只是横空冒出了一句，贴进她的耳朵说：想了解中国你必须了解皇宫；你要想通晓社会，你必须了解妓女。在陆平的头部刚刚离开乔楚的耳边，那股青春的气息还没有散尽时，他们已被服务生领进一间情人包厢。

葡萄美酒夜光杯，加上美女顾盼，陆平多喝了几杯。和乔楚的话题自然转到了那篇长篇通讯上。陆平说：乔楚，你一开始可能很恨我，心里一定会说，以后再也不叫他头哥哥了。乔楚有点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陆平接着又对乔楚说：从职业道德上讲，这篇稿子就不能发，发了会引发一场麻烦。

乔楚和陆平碰了一下杯说，你们男人就是喜欢政治，话题太沉重了。陆平接着她的话茬儿说：男人们除了喜欢政治外，

还喜欢女人。这时，隔壁包厢里传来了一位男子的歌声：《爱江山，更爱美人》。陆平用头一指隔壁说：“这首歌便是佐证。都说中国是个讲政治的国家，可有些时候一点都不讲政治，这首歌怎么能在这块常讲政治的大地上唱呢？”

乔楚去了洗手间，陆平望着她拿过的杯子在想：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盏灯或二三盏灯。不过具体到每个人来说，有的女人需要副业去点亮那盏灯，有的女人需要爱情去点亮那盏灯，而有的女人则是自己就能把灯点亮。乔楚正是这样的女子。

乔楚大学毕业，只身来到了这座城市，才几年的时间便成了“名记”，真是难得。

就说那篇《来自沉陷区的报告》，据媒体说，作者乔楚体现出了十足的人文关怀精神，这篇报告引起了省领导的关注，甚至是国家相关部委的注意，由此，还给拨了巨款。

一位服务生进来，非常亲近地问陆平找不找小姐，并说这批小姐是新来的。乔楚回来了，跟服务生调侃地一笑：我就是现成的小姐，还找什么？服务生知趣地出去后，乔楚坐到了陆平的身边，样子比刚才还可人。她让陆平接着讲没讲完的话题，她知道陆平的脾气，话不讲完就什么都没有情绪。

话题自然又回到关于那篇《崇教路上》。陆平对乔楚换了一种口吻说：退一百步说，你不怕坐牢，甚至是家破人亡。可我们的国家呢，自来麻烦就很多，我们谈不到赤胆忠心，但至少应该给她少添些乱。另外，假如我破例帮你发了这篇稿，出了问题，我砸了饭碗，谁来养我？

乔楚温情地看着陆平说，我养你！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可你知道养小白脸多么难养，这比养女子与小人还难养。另外，你不是说过，要把房子卖了，钱捐给希望小学吗？他们为这两句话都乐了，接着他们又一次碰杯。

酒快喝完时，乔楚的脸粉红粉红的，比桃花开得还要灿烂、迷人。她用一种使男人们很难拒绝的眼神看着陆平说，头哥哥，把你的肩膀借我靠一靠。尔后，她就靠着陆平。靠了一会儿乔楚又动情地说：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我拿去，这是我心甘情愿的。陆平轻轻拍了拍乔楚的肩膀：乔楚，从心里谢谢你！女性在激动荡、冲动时是丰富、动人的，但这时女人也是最脆弱的。等你平静的时候，看看你还能不能把你给我，毫无条件的。还有就是……没等陆平说完，乔楚便模仿着他的口气：还有就是选择朋友要严格，认定敌人要宽松。

乔楚把肩膀还给了陆平，恋恋不舍地。陆平说：“女人有时对男人既给心又给身，而男人往往又是要身而不要心，难道你不怕吗？乔楚感谢地点了点头。他们终于走出了酒店，也可以说情人间里走出了一对不是情人又胜似情人的一男一女。

陆平一边走一边想，不知怎么，他触摸了一下被乔楚靠过的肩膀，就觉得肩膀还浸满着乔楚的味道。

第二章

思绪和脚步错位的陆平，终于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乔楚温柔地瞪了陆平一眼，对刚刚熄灭烟头站起身来的张老板介绍说：这就是你要找的人。张老板并没有热切地和陆平握手，而是从大哥大包里拿出一包极品云烟甩了过来。陆平看了看这不是一般战士，寻常百姓抽不起的香烟对张老板说：你不是说有十万火急、天塌地陷事情发生了吗？张老板表情严肃得像即将下暴雨的黑云一样，他走到陆平的桌前很动情很痛苦地说：你最好的朋友，也是你最好的铁哥们丁一死了，而且还是自杀！

陆平自以为自己是个“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真正的男子汉，一听“丁一死了，而且还是自杀”这句话，真是眼前一黑，伸手不见了手指。张老板在凝固的空气中，递给了陆平一支烟，并给他打着了火，陆平狠命地吸了一口，恨不得把烟全部吸入肺中，让自己窒息，让自己没有心跳。乔楚站在了他的身后，用一种只有陆平才能体会出的一种眼神抚慰着他，陆平差一点就想借她的肩膀靠上一靠。正在这时，万替公司的张老板抬腕看了一下永不磨损的雷达表说：现在还有一点时间，为了你参加葬礼时有一点心理准备，你现在先看一看丁一给我的一份委托书。估计情况，丁一遗体的解剖工作已快要结束。

陆平更加惶恐和不知所措。刚想问点什么,乔楚的一只手温情地拍了拍他的肩头,张老板也把那份委托书递给了陆平。

这是一份奇特的遗体处置和葬礼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是丁一亲手写的,遒劲且带有理性的笔迹陆平太熟悉了。陆平展开了丁一的委托书。

尊敬的张成光总经理:紧握!

我们虽然并未谋面,也不相知,但并不能影响我们之间的这次“交易”。因为“万替公司”虽然叫万替,但,我的这次委托贵公司一定没有‘替’过。我的这次委托一是新鲜;二是很有创意;三是贵公司将有丰厚的收入。那么,你何乐而不为呢?我就是不付费用,以我的判断力,你也会替我做的。好了,下面是我丁一委托贵公司的具体内容。

一、你接到我的委托书后,我预计可能刚好是我死亡的时间,也就是说再也不需抢救。你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警方,让我进天堂之前有一份法律上有效的通行证。做人真是挺好的,出生时有出生证;死亡时,还要有死亡证。哪像一条虫子什么的,死和活都不需要手续。

另外,当我一刀刺破自己的心脏,是有一些壮烈,但肯定我也会泡在血泊中,你打电话找周雪送我最后上路,电话号码在给你的费用的那沓钱里的第一张上面。

二、我几乎没有亲属,这省去了许多麻烦。朋友很多,我另外附名单和联系方法。通知他们参加我的葬礼。葬礼车辆一律雇出租车,辆数根据人数由你定,这一点似乎有必要解释一下,我非常讨厌葬礼的排场。我这样做,真的是想和我的朋友们作一次最后的也是非常特殊的告别,千万不要收任何人的一分钱,否则我在天堂里也会和你打官司,告你违约。关于出租车的颜色你不必多虑。目前,这个城市的出租车一律黄

色,这是国际安全色,挺好。上天堂的路上,不是更安全吗?我的遗体穿西装;葬礼不要哀乐,选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葬礼不要花圈,更不要烧纸,只要鲜花。

我听说一个笑话,在一次葬礼上,灵车刚一启动,死者的长子摔完盆后问主持人:我还该干什么?主持人忙说:赶紧去打幡。死者的长子一听去打翻,便面露难色,但还是找了一块平地“啪”地在地上打了一个前空翻,摔得很惨。起来后他很不好意思地对大家说:我打得不够标准,你看行吗?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打翻儿。他说:主持人让我打的呀!有人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把打灵头幡的“幡”理解成打斤头的“翻”儿了。但愿我的葬礼很干净。

三、我的遗体处理是这样:我想胃已被酒刺激得千疮百孔,肺已被烟熏得没什么张力而言。也许这是痛苦出酒徒,寂寞出烟鬼的结果吧。心停止了跳动,就成了一块肉的垃圾。我的心脏自己刺了一刀,也许社会学家还有点研究价值。我肯定是死在血泊中,虽然狼狈了一些,但,自己制造“战争”也许真的是有点意思。心早就死了,再刺上一刀也无妨!以上那几样器官,没有什么供医学界研究的价值,想来,只有眼角膜可能有点价值,虽然,我的眼睛看世界、观人生太累,但,近年来我似乎学会闭着眼睛赶路,也许能好一些。对了,还有肾,不知道以我现在的年龄,那肾还能不能救一个人?如能有用,无偿奉献。

完整的思想和灵魂都没有,还要一个完整的躯壳有什么用?

对了,张老板,你可以发个广告,我的任何有用的器官,如果有人要,咱无偿奉献。我们每天死那么多人,可我们的医院里各种器官库存里几乎是空空的。为什么不捐点有用的器官,让那些需要活着的人活得更好呢?活都没活出什么样来,

还偏偏要死出完整来，多没有意思！

四、给贵公司送委托书时，附上一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必须送给晚报新闻部的主任陆平手里。

五、委托书和五万元人民币一起送到。对了，骨灰不要留，千万不要和活人争地方。火化以后，随便找一座山，撒在大山里。因为我喜欢山，一直也是想成为山，可不知道是不是成为了一座山。山是泥土、石头加上大自然的灵性堆积而成；我恐怕也是个泥土拌和上思维的一个普通人，不过现实的水分过多，冲垮了我。最后，还要请总经理安排一件事，一定通知我的几位红颜知己，联系方式，送委托书的人会告诉你。那个单眼皮儿找不到让小单眼皮儿代替她姐姐吧。

请你告诉他们：不要想我。人一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想不太可能有谁还想和我埋在一起。假如能有，更要劝告她，几块骨头还能表示爱情吗？梁山伯、祝英台变成蝴蝶那只是神话！让我的情人参加我的葬礼，如果她们的胆量还可以的话，请她们抱我走出停尸间。这并不是希望她们最后看我一眼，而是我一直以为：男人们都是从女人的胯下走出，死时再让我“体味”一下女性温柔的怀抱。生时是女护士把我接到这个世界上，死了让红颜知己把我送到另外一个世界挺有点意思。在生前我对他们有极强的依傍感，死后让我的遗体再感受一下我对他们的依傍感。

有什么不妥请原谅，一切拜托！

到天堂小憩的人丁一

“一位多么可爱的混蛋，就连死的方式都想创造新闻，伟大的标新立异！”乔楚在陆平的身后读完了丁一的葬礼委托书，感慨了一句。

陆平的情绪复杂得就仿佛是一位画家手里的调色板。

“这会儿你该懂得为什么我要说十万火急、天塌地陷了

吧？”张老板和乔楚说。乔楚点了点头对陆平和张老板说：“还有丁一要交给陆平的钥匙，这里面我觉得越来越有神秘感和新闻感了。可丁一大哥为什么要这样，丁大哥再也不能给我讲笑话和故事了。乔楚的眼睛浸出了泪水。

张老板的手机响了。他们三个人都知道，该去医院看丁一了。

第三章

万替公司张老板驾驶着自己的桑塔纳，载着陆平和乔楚行驶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老板的手机的铃声一个接一个。从他的言谈话语之中，陆平和乔楚都知道他为丁一的委托真可谓尽心尽力，非常周全，安排得让人感动。也能看出他为了丁一的事布下了天罗地网，他的一班小兄弟也绝对是不偷工减料地恪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丁一非常安静无虑地躺在停尸间里。他着一身笔挺的西装，西装白色，质地颇好；扎一领结，黑色。脚穿一双意大利生产的鳄鱼皮的皮鞋；鼻梁上架一副腿很宽、镜片又很大的墨镜，这无疑是张老板的苦心，因为丁一的眼角膜已经捐出。他的四周被一种叫做满天星的鲜花所包围着。他的四位红颜知己立在他的身边。音箱里反复播放着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如歌如诗，也如泣如诉，也如箭如刀在穿、在割着人们悲痛的心。

陆平和乔楚互相搀扶着在丁一的遗体前站前。陆平想用责备的语气对丁一说：你这是何苦呢？天堂就那么干净无瑕吗？你走了，我和你探讨的人生话题还没有探讨结束，我们关于人生的价值取向还没有争论明白，我们许许多多事情都还没有进行到底。丁一呀，丁一，你走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打？然而，陆平的确什么也说不出来。

丁一的遗体终于被他的四位红颜知己半抬半抱着送进了灵车。灵车的侧面挂着不知是谁写的一幅横联：上书：丁一我们都想你！也许，苍天也被感动，在丁一的灵车启动时，那湿漉漉、清凉凉的小雨便下了起来。难道是那个天堂被感动得也在流泪吗？

灵车平稳地向火葬场方向驶去，跟在后面的百辆黄色出租车也慢慢地默默地向前开着，都没有喇叭声，似乎生怕惊动了什么。

火葬场告别厅里，几百人都被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那浑厚、强烈，而且还带着震撼和感召的音乐所笼罩着、撕扯着。追悼会异常地简单，与常人不同的是，丁一的悼词不是别人写的，而是自己写的。几百人低着头，默默地听着录音机里放的丁一生前那带有磁性且有些伤感的声音。

我想念的朋友们：

真不好意思，此时此刻还让你们为我悲伤和痛苦，当然，也还占用了你们宝贵的时间。你们的每一滴眼泪、每一份忧伤，相信我会记住的。也许只要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共识，天堂和人间是没有界限的。

我始终热爱生命，但真正热爱生命是要使其生命有足够的宽度，而决不仅是生命的长度。

有深层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杀也是一种生命的宽度。

据说牛结石就成了牛黄，猪结石就成了猪砂，这是低等动物的高明之处。而我的思想也总在“结石”，但不知道这“结石”，能不能变成宝，拿来给别人治病？

亲爱的朋友们：我实在讨厌活人给死人写什么悼词，谁能真正理解死去的人，况且那悼词都有许多水分。请相信我，我这个人就想活得真实。世上的许许多多的人打着底色说话，带着面具办事，夹着尾巴做人，活生生把自己压缩成“变色龙”，

这多么可笑。甚至靠酒后吐点真言，甚至靠临死前才交代点真情，这样的人我不欣赏。请活得真实些吧！

很可能就是因为活得太真实，因此使我过早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我不后悔。菩萨只救自救之人，我恐怕这就是一种自救吧！

生何不是一种死，死又何不是一场生！

有人说，只要一个人在政治上“死”过一次，爱情上“死”过一次，再加上在法律上“死”一次，就达到了一种百炼成钢的境界。这几种“死”我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我都“死”过，然而，我觉得只有为了民众的生存质量，民族的海拔高度，而去让生命诠释出意义、释放出一种能量，这才是生命的终极。为了这些，多“死”几回我觉得没什么。

亲爱的朋友们：我丁一什么都有，可又什么都没有；我丁一不是活得太累，而是觉得活得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人性浊化、信仰沙化、责任退化、爱情物化、文学矮化，而我却无法改变，回天无力。想一想，真是到了秦琼卖马、杨志卖刀的窘地。那么，用自己的一死能碰撞出点什么火花吗？恐怕也不能！“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一句说得多么对又多么错的一句俚语。它是对生命质量的诋毁；是对生命意义的背叛。一个人的生命的质量假如不能影响或提高社会的进步，活着真是一种浪费，甚至是一种罪过。

恋生而不注重生存的质量，恋命却不考虑生存的价值，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劣根吧！善待生命决不是平平庸庸，甚至是行尸走肉般地活着，而是壮丽、有分量地活着。

有一种观点以为：回头就是岸，可我觉得回头不是岸，只有朝前走，你才能发现岸。不过向前走的方式多种多样。选择死恐怕也是一种方。

亲爱的朋友们；我先走一步了。我活了四十多岁，应该说

我的生命真的已经够奢侈的了，尤其比起那些逝去的精英们。

我深深地知道，独步天堂也未必是最完美的选择，可不选择这条路，我又能选择哪条路呢？实际上，天堂也并非就是桃花源、乌托邦的领地。因为天堂是人想出来的，那么，天堂就势必还带有人的不完美的部分。天堂里也有悲剧，牛郎和织女不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吗？我真想从墓地里走出来，走向青年、走向童年，最好能再重新走向妈妈的子宫里，那里安静。如果能走得更远，我真想走向老子说的那种“无”的境地，那种“原场。”

就到这里吧！一会还有筵席，请多喝一点，把我的那份替我喝了。

到天堂小憩的丁一

丁一自己写的悼词冷冷的，但参加葬礼人们的心却是暖暖的；他的悼词也是暖暖的，但，大家的心又都是冷冷的。就是在这种冷冷的暖暖的，暖暖的又是冷冷的这种氛围中，伴着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人们听完了丁一自己写的悼词。

接下来，参加丁一追悼会的人们拎着破碎的心向丁一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接着，大家便提着裂开的胆看丁一在爬火葬场的烟囱。他似乎爬得挺坦然，不过其速度却很缓慢。

随着那滚滚的浓浓的黑灰色的烟，丁一就这样走了，丁一就这样去了。不知道那天堂是个什么样子，那里干净，还是肮脏？也许只有丁一自己知道。

第四章

丁一的葬礼在他自己精密策划下，很特别地颇有理想主义色彩地落下了悲壮而且还令人百思才得其解的帷幕，然而，作为陆平自己心灵的葬礼却还在举行。

陆平以作家协会的名义向单位请了三个月的创作假，准备清理一下自己的纷乱的思绪，更重要的是要整理丁一的日记和作品，还要为他办一些他身后事。这个打算是在陆平和乔楚到银行取出丁一交给陆平的一个密码箱之后做出的决定。乔楚的心情也不怎么好，葬礼过后，她的脸始终是阴转多云。听陆平请完创作假以后，她也莫名其妙而又名正言顺地请了探亲假。

实际上，此时陆平非常非常需要她。前几年，他和妻子离婚后，再也没有和什么女性交往。陆平把一部台湾电视中的一句台词请书法家给录了下来，叫做“手挽千年寂寞，脚踏永恒孤独”来激励自己。然而，这位乔楚从天降下来后，陆平或多或少又重新燃起爱情的火花。

火车站的月台上，陆平和乔楚默默无语地立着，她紧紧地靠着陆平，陆平也紧紧地靠着她。

陆平首先打破了缄默：乔楚，从现在开始，把手机打开，睡觉时也把它打开，我也一样。乔楚的眼睛一亮，乖乖地把手机打开了。陆平从兜里掏出 500 元钱放进乔楚的手袋里说：这